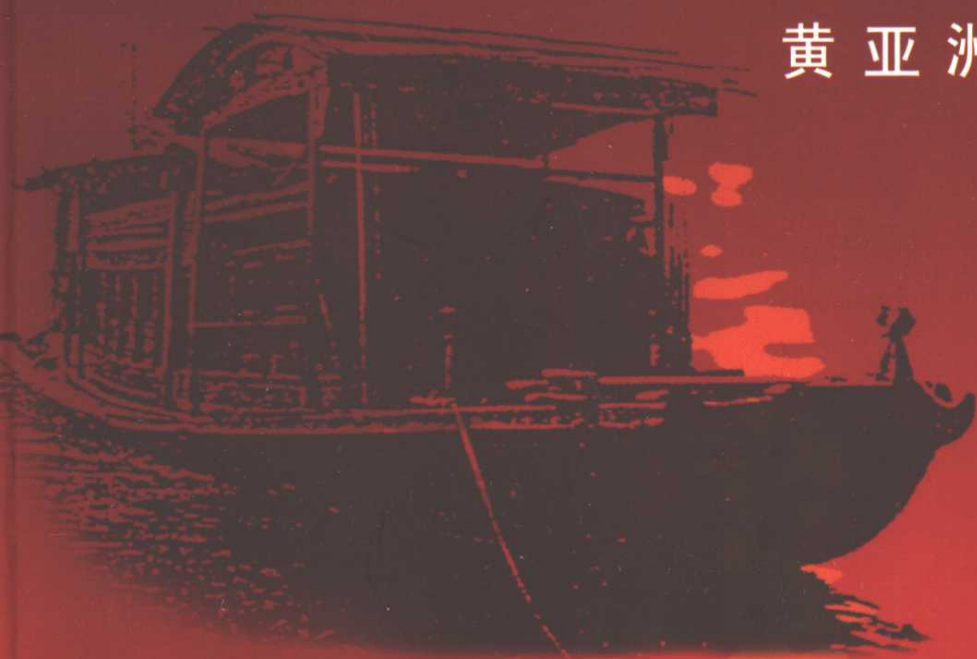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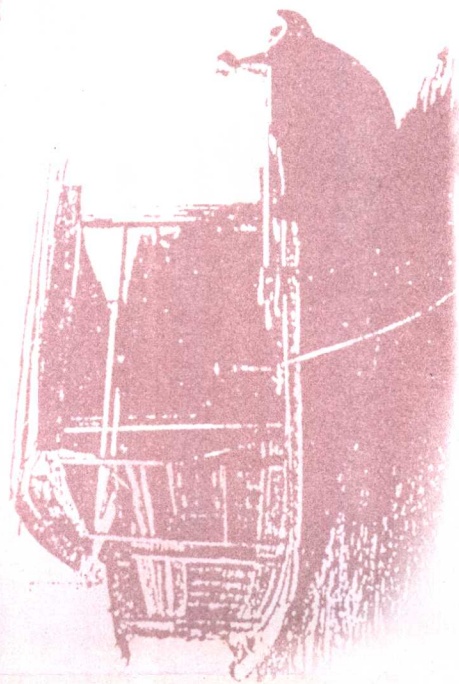
日出东方

黄亚洲 著



黄亚洲 著

日出东方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出东方/黄亚洲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1.11 重印

ISBN 7-02-003433-0

I. 日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5183 号

责任编辑:赵水金 装帧设计:李吉庆
责任校对:赵水金 责任印制:李 博

日出东方

Ri Chu Dong Fang

作者 黄亚洲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16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2.25 插页 3

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
印数 18001-23000

ISBN 7-02-003433-0/1·2611

定价 32.00 元



作者像

序

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张德江

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，从嘉兴的南湖启程，至今已整整航行 80 年了。

中国共产党的成立，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。80 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最初的几十位，已发展到今天的六千多万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几代人浴血奋斗、艰苦创业，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缔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丰功伟绩，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。回顾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历史航程，我们虽然历经了一次次惊涛骇浪，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引领着全中国人民光荣而豪迈地不断走向光明，走向胜利。历史充分证明，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顽强的武装力，巨大的凝聚力，也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：只有中国共

产党,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,才能真正地实现民族振兴、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理想愿望,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谱写新的历史篇章,创造新的灿烂辉煌。

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80 周年之际,作家黄亚洲同志以饱满的创作热情,在他十年前创作电影《开天辟地》的基础上,又推出了长篇小说《日出东方》。这部作品以其磅礴的气势,翔实的史料,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,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光辉形象。从这里,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在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,还可以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坚定执著的人生信念,驾驭历史的豪迈气度,为国为民的牺牲精神,以及卓越不朽的人格境界。在我看来,这部小说既体现了当代作家良好的艺术素养,科学的历史眼光,也体现了党的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。《日出东方》的出版,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,它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,了解我党早期领导人丰富的斗争经历和卓越的思想风采,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,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都有很大助益。

20 世纪已经成为过去,历史又迈入了新的纪元。21 世纪将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纪,也将是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世纪。南湖的红船正在乘风破浪驶向新的征途,中华民族正在豪迈谱写新的辉煌篇章。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,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,始终代表中

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,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,唱响中国共产党好、社会主义好、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,从革命先辈身上汲取丰富宝贵的精神营养,从革命历史之中获得昂扬奋发的精神动力,振奋精神,开拓进取,肩负历史的重任,面向灿烂的未来,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。历史已经证明,没有中国共产党,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。历史还将证明,只有中国共产党,才能真正地使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的东方!

第 1 章

人得暮春，雨水充沛，陈独秀便多梦了。

梦多而杂，伴鼾，有一次还罕见地淌了口水，蓝花枕巾糊了一块，硬是叫君曼掐人中掐醒。

支撑着陈独秀梦境的那些圆木很坚壮，黝黑而粗砺，像他的个头，以至于相隔八十二年，他的梦境还没有坍塌，而被今人洞察。

圆木交叉着，顶端悬一口钟。钟什么形状，记不清了，他只感觉到是铜质的，音色如剑，有穿透力，龙华寺的法印和尚两年半前对他说：尔命如钟。他一直弄不明白法印和尚指的是梵钟还是时钟。若说梵钟，他是不信的。他一直指佛国为虚妄之境，三宝虽则庄严但俱不足为信。若说是时钟，那就是一种流水的概念或者是历史的概念，大而无当的东西。陈独秀当时并未细问，同是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未细剖。第二年陈独秀就受蔡元培之邀离沪北上，再也不去龙华踏青，当然也更不知道法印和尚在他任教北京大学三个月之后就圆寂了。

而他在 1919 年暮春的那些诡谲的梦境里，确乎是听见钟声的，一口小铜钟像是上岸的鱼一样不停地翻着肚皮，乱蹦乱颠。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。

梦里的天空是法兰西的天空，暗颜色。准确地说不是天空

而是屋穹，一个大厅，其经纬点应是巴黎。

巴黎的凡尔赛宫华贵而压抑。由于梦境的缘故，陈独秀看不清大厅的边沿。一扇门他是看见的。他没经过那扇橡木门就发觉自己已置身于大厅吊灯的昏黄色之中了。他伸出手指，触到了那扇门，他觉得这两扇门坚硬得不成道理。

门边站着的那两个戴圆型高帽的拉门人，他也看见了。他们长着与他一样的褐黄色的眼珠，胸前一排排的纽扣像黄金一样闪光。他还顺着两位拉门人的褐黄色的目光，看见了会议桌周遭的一大圈模模糊糊的人。这一圈人大多穿着黑色的燕尾服，一把把大剪刀挂在屁股上。他们走起路来，剪刀就无声地工作，把空气剪成碎片。会议厅里的空气一下子都叫这些剪子主宰了，这也是很不成道理的。

在听到铜铃声之前陈独秀先听见了剪子们的发言。发言很凶，残忍而又文质彬彬。但是这些出自枪管的声音很快就被一个女人的呼唤所取代了。

“独秀，醒醒，你醒醒！”他听出来了，这是君曼的声音。

接着就是人中被掐了一下。

已经日上三竿了，瓦楞上和院子里满是阳光。高君曼要陈独秀喝点大米粥，要给他擦个身子，他的白衫子上浸透了汗。

高君曼告诉他，昨天夜里学生寻上门来不少，说要拉起一个行动小组，响应陈先生对中国的“直接改造”，想听听先生的意见。

陈独秀没有听清夫人之言。空气沉闷而潮湿。太阳亮晃晃地停在他的额角上，他有点气喘。

陈独秀在这些令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惊悸不安的日子里，不仅多梦，而且得了热伤风，热得厉害，每天早晨的衫子都是湿淋淋的。

陈独秀在喝了一大碗热粥后，眼皮子打架，继续回床上做他的梦。他累，不想说话。

高君曼说：“刮痧不顶用了，该给你拔拔火罐子了。”

陈独秀没有听见高君曼说的，而是继续听见了剪子们的话。那些乌黑的剪子每一把都闪着两条细细的白色的光。

有一把剪子从会议桌旁边站起来，用嚓嚓嚓的声音说：“我大英帝国的海军当时均集中于地中海，东部不免空虚。再说，德军又对我施行潜艇战略，我们不能不请日本相助。我也知道，我们当时所允酬谢日本之价，未免昂贵，但是，既然有契约在前，总不能成为一页废纸吧？而今战胜了德国，日本以实力援助战事，实功不可没。而中国，虽为战胜国，毕竟，未对此次战争出一兵一卒。所以，现在，对中国山东胶州问题，本总理与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的意见相同，认为还是应该让日本国继承德国之权利。”

响了几下掌声，陈独秀听见了。美国人和法国人都鼓了掌。掌声里呆呆坐着五个中国人，既有北方的外长陆征祥，驻美公使顾维钧，也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。呆呆的中国人听见掌声，脸色一齐涨红，如龙华寺的罗汉。

有个中国人拍了一下桌子，拍得不重。陈独秀从梦里坐过去，认识那人就是上海嘉定人氏顾维钧。

他听见顾维钧在喊叫。

“中国怎么是未出一兵一卒之战胜国？中国有十四万华工参加了这次世界大战，试问，哪个战场哪个角落没有我们中国人？”

“是穿军装的中国人吗？手里有枪吗？”有人说。

然后是笑声。大厅的回音使这些笑声听起来很厚实。

陈独秀又看见一把剪子从哄笑声中站起来。

“请允许我把草拟的凡尔赛条约的第 156 条念一下：德国将按照 1898 年 3 月 6 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，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，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、铁路、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，放弃以与日本。诸位，听清楚了吗？”

陈独秀听见了上牙床与下牙床咬出的吱吱的声音，他听出来了，这一声音发源于中国的陆总长之嘴，有如夜鼠磨牙。

那剪子还在噪噪响：“本条款还有如下内容：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，其所包含支路，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、车站、工场，固定及行动机件，矿产，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，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，均为日本获得，并继续为其所有。”

另一位黑剪子又念：“第 158 条，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、军政、财政、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、登记册、地图、证券及各种文件，无论存放何处，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。诸位同意否？”

陈独秀怒喊一声“放屁！”他觉得他此时不能不喊，但他用足了气力而声带却如棉絮一样没有共振。他的话，所有的剪子都没有听见。

那洋人又说：“请陆征祥阁下到桌前来验看一下条款内容。”陆征祥呆坐不动。

陈独秀靠在橡木大门上，觉得腿脚有些麻木。他很丧气。这时候他又听见了两个高鼻子拉门人的对话。

一个说：“就我记忆所及，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以后，就没有站起来过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就我记忆所及，他们中国人，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以后，就没有发出声音过。”

陈独秀以头触门。他此时悲愤已极。他觉得整个大门都被

他撞坍了，他自己也头痛如裂。

“独秀，”又是君曼的声音，“你怎么了？你撞床档上了！”

陈独秀说：“钟，打钟！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陡地睁圆。

“那是座钟，都三点了！”

“那是巴黎的钟！”陈独秀翻身坐起，两眼如铃，铃上遍布血丝。“钟很响，君曼，我听出来了，那是用中国人的骨头敲的，是骨头，腿骨！”

妻子扶他坐正，说：“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芦，买吧？”

陈独秀瞪着鼻子前面的空气说：“噹噹噹，噹噹噹，你难道就没听见钟声？国内的南北和会，分赃！党派分赃！巴黎的和会，也是分赃，列强在分赃！我这人怎么这么该死？我怎么会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？‘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，都是光明正大，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，’君曼，我得的是眼病吧？眼睛瞎了！北大学生跑到美国使馆门口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，不就是我唆使的么？”

“小心凉，披上褂子。”

“现在才听见钟声！什么公理战胜，强权失败，其实他威尔逊的十四条，没一条是给中国人想的！噹噹噹，噹噹噹，你听见没有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中国人还能不从被窝里爬起来么？”

“汗那么多。”

“我的汗都是从泪腺里流出来的！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陈独秀！我是陈独傻！”

“喝口茶，喝口茶。”

“把自来水笔给我拿过来。《每周评论》要出第二十期，我要敲钟了！要拿威尔逊的腿骨来敲钟，这条洋狗！”

“你躺下吧！你手都打抖，怎么握笔？”

“君曼，你是不是我老婆?!”

陈独秀说出这句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，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脑袋伸进门里嘻嘻笑起来，两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像两棒没有长全的玉米。

毛泽东无梦。

毛泽东一向睡眠很好。近三个月天天冷水晨浴，使得晚间睡眠更沉。无梦的毛泽东一天到晚听见铃声。他的圆口黑布鞋总是踩着铃声的有力的节奏走过操场，一路坑坑洼洼，走向教室。

手握小铜铃的老校工惊异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。昨夜毛先生寝室又聚集一帮长衫人物，凑着油灯谈巴黎，直至鸡鸣。毛先生送客关门的时候，他也披衣起身，看看学校大门拴紧没有。他心疼毛先生的身子骨，熬夜就是熬命。但是他知道毛先生睡眠又很好，帐钩一松鼾声便起，清晨出门井水洗身之时，眼圈子从来没见青的。老校工摇着铜铃想，教历史的先生与教其他科目的先生毕竟不一样，若是一样了，中国的历史也就没这么精彩了。

长沙修业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见二十六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，就刷刷地起立，齐喊：“先生好!”

喊毕，齐刷刷坐下，一阵风。

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，忽然大声说：“同学们，起立!”

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。动作迟缓者都是怀疑自己听错了耳。“诸位同学，今天先生讲的课，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。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，就是欺侮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，腰杆不直。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，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？所以这堂

课,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,你们愿意站着吗?”

“愿意!”满教室轰轰响。

有个男孩子雄赳赳说:“先生,我能站在凳子上吗?”

“凳子,是给屁股坐的,但是这堂课,可以给鞋底子踩!”

大约有一半的男孩子忽啦啦站上了凳子,这么一站,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。

毛泽东说:“个头是高了,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!”

话音未落,腰杆子一下子都全挺直了。

毛泽东环视教室,说:“像中国人了!”

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英、美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意、奥八个字,刚写毕,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,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。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,也是见怪不怪了。“堂堂乎张,尧舜禹汤,一二三四,虎豹豺狼。”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,他们开枪就像啪啪啪扇男人耳光或者啪啪啪打女人屁股,日日夜夜随意得很,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。

毛泽东转过身,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,心里寻思: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,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。

他嘴里说出的话却是:“同学们,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,讲什么呢?讲讲巴黎和会。这两桩事情,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,都是强盗之举。所以,同学们,你们不要坐下,你们依旧给我站着。淌鼻涕的,擤干了;有眼屎的,擦净了,你们都盯着先生看!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,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,用脚跺凳子,跺砖地,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,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。先生告诉你们,长沙一跺脚,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!”

陈独秀后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红色的痧痕，是李大钊刮出来的。

碎瓷碗片在李大钊手中柔润如玉，使高君曼折服。陈独秀趴在床上，一缕夕阳在他的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层油膜。他说：“痛，痛。”

李大钊说：“那是寒气出肤之痛，忍着。”

陈独秀说：“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，守常，说下去。”

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。李大钊匆匆赶来箭杆胡同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。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。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之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，点燃某一根导火索。

“我一点不怪蔡先生。”陈独秀又喘着气说，“汤尔和先是荐我上任，现在又轰我下台，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。”

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二十几天了。对于此事，他一点也不怪蔡校长。顽固派对《新青年》围剿日甚，当校长的身处夹缝，采进两步退一步之策，也属情理之中。

“你轻一点，”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，“守常，说下去。”

高君曼先是挤挤眼，后来又拉李大钊到门外，小声说：

“李先生，我知道怎么刮了，您是不是先走一步？不是我下逐客令，仲甫的急脾性，你是有数的。”

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，拍床喊：“君曼你罗嗦什么，快让李先生进来！”

李大钊对高君曼说：“君曼嫂子，你信不信，我给仲甫说两三句话，抵得上两三百道手上功夫哩！”

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黄昏，汗淋淋的陈独秀趴在蓝花

儿枕头上，瞪大牛眼，听着蔡元培校长的悲愤之言。这些语言经过转述之后，依然滚烫如泪，能炙痛人心。蔡元培校长当时是说给参加《国民杂志》社例行社务会议的十余名各校学生听的。他说话的时候十根手指都在颤抖，以至于不能不握紧两只拳头。

“同学们，”他路过饭厅的时候，突然冲进来，模样踉跄。他当时说话的节奏也是踉跄不已。“失败了！我们失败了！晴天霹雳啊，我昨日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，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，关于索还胶州租借的对日外交，已经失败了！”

学生们一起站了起来。

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北大校长语音哽咽：“同学们！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，已经快顶不住了！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，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！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了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你们都应该知道，胶州亡了，就是山东亡了！山东亡了，国家就不成其国家了！此时此刻，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，心里悲愤啊！”

说到这里，蔡元培不由自主又一个踉跄，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珩一把搀扶住他。

蔡元培又说：“昨日，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，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十一字的电报！”

许德珩说：“同学们，电报稿在这里，我念一下，蔡校长的电报真是十一个字：公果敢签者，请公不必生还！听清楚了：不必生还！如果他陆征祥敢卖山东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！”

“不必生还！”七八个学生一齐挥拳击桌。

“打死他！打死他！”另一拨这样叫。

蔡元培说：“同学们呀，同学们！你们能想象得出，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，这般的无能吗？他们一片又一片地向列强割

我们国家的地，用割地的钱购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，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一省的民众！你们是知道的，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，他们没有一杆枪口敢对着西方列强，敢对着小日本！同学们，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，民族的精英！政府不敢说的话，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！我作为校长，本来是千不该万不该呼吁你们离开书桌，走出教室的，但在国难当头之时，我只能痛心地请求你们大家放下书本，共图救亡大计了！你们可以写文章，可以打电报，可以向民众呼唤，唤起全国舆论，以阻止政府签约！同学们，山东在你们手里，中国在你们手里，你们要起来啊！”

好几个学生代表突然呜咽失声。

“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！”一个叫刘仁静的年轻学生两眼通红，突然像兔子一样蹦起来，“我愿意自焚！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！”

蔡元培说：“同学们，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，不是要你们作出过于激烈的行为！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！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，你们一定不要白白洒掉！只有你们保护好了自己，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！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蔡元培突然看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，口子咬大了，鲜血满手。

那青年哭着，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，写下淋淋漓漓两个字：“血拼！”

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叫夏秀峰的学生还不是北大的，是高工的。他当时只感觉到，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儿，不经意之间，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儿了。中国的现代史后来证明，1919年五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他在成为北大的一颗火星之后，北大立时成为了全中国的一粒火星。